

曾文昭公集卷之三

南豐裔孫



啓

謝校勘啓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  
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  
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才凡預詳延  
畢歸遜棟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稟生多艱受  
性不敏幼賴父母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

辭居有顛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問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文敎於上庠誦陳言於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爲之會每見譏於迂濶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歲成亦皆序進此蓋伏遇史館相公秉心愷悌爲世典型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紬繹舊學尊信所聞不忤不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叨居近署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  
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爲  
歷代之寶豈獨一時之士莫非聖聖賢之徒蓋其四海  
食味別聲之倫皆知一本道德文章之意迨夫王迹  
既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  
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爲盛而三王  
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  
誥則文士爲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

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茲妄庸可備  
 任使如筆者學雖有志才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  
 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牆蚤緣雕篆之科遂  
 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陳鄧高密之素心止  
 希文學應汝南之自魏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寢  
 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緒言徒竊食於太官每  
 覲顏於文陛固合投身於冗散豈堪厠跡於凝嚴冒  
 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  
 塵蹇淺寡聞庭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

念肇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帝  
 之恩舉荷沐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人  
 先生輔成世教協贊人文構櫨侏儒雖小不廢絺苴  
 鷄壘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  
 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  
 海岳之廣志則有餘冀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啓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爲簪紱  
之光伏惟慶慰學士賦性中和受才闕廓質直好義  
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廉明於吏道蘭雖幽而  
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自潛乏懷鈇之遞直黃門  
久次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  
之慶忽紉憑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狀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  
下言先生學有淵源本原行無滯滄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  
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名復爲攬轡  
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  
之仁未卽趨風爾深仰德

論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及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  
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  
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之大殘淫侈  
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  
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  
脩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  
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

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罽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麇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內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

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名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之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田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不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



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  
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  
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  
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戈  
綈而斥文繡以示光宗儉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  
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  
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  
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序

王補之文集序

補之歿二十有八年二子綏縕旣仕乃克集其遺文  
以授其舅南豐曾肇且泣而請曰先人不幸早歲文  
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爲若干卷願有以發  
明先志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  
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  
深甫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矢言皆所以  
尊皇極斥異端明先王道德之意爲主海內宗之於

是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迨於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難於數公爲多因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於書無所不讀於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韡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徹古今反覆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

騁虛辭而已充補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喜飲酒遇酒輒醉稍醒雖暮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其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補之之葬王文公爲之銘云

碑

東嶽廟碑

奉勅撰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乂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  
 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於南北郊以追述神  
 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爲  
 其京西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  
 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  
 相率出財爲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他殿若門若廊  
 制度庠隘不足以稱雖有園遊而無亭觀以待神御

迺因舊益新南爲臺門一曰太嶽爲掖門二曰錫符  
錫羨直太嶽爲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爲門各  
一曰青陽素景魯瞻中爲殿三曰嘉寧蕃祉儲佑旁  
爲殿堂二十有三爲碑樓四後爲殿亭五以臨池繅  
殿曰神遊飛觀列峙修廊周施總爲屋七百九十有  
三區繅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  
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  
卽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  
學士臣肇爲之記臣肇皇恐奉詔旣書其本末迺拜

手稽首而言曰自古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  
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巡守  
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於詩書載  
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爲天  
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  
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他山可望而其  
威靈烜赫以驚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  
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  
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

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脩飾禮樂懷柔百祥而  
山爲効符命出醴泉神芝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  
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爲未足又加天  
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  
恪不懈益虔而於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  
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  
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  
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爲哉蓋出於已者盡  
其宜施於人者致其厚然後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

聲色所嚮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於上下薄海內外無思不  
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菲食以崇廟祀率  
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蟲魚  
罔不感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曾跂踵之  
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而自  
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答神貺於  
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爲聲詩如吉甫頌周史克  
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顧

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以  
淺陋辭謹爲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  
王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  
二家增高廣厚匪以爲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  
車中途則窘風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  
惟德是輔阿閣石闕維神之居金篋玉策維神之  
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神之力誰能爲者周商  
之前視秩上公至於有唐王爵是崇誰帝其號自

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橐弓束矢奠於京  
兩陽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獸一  
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  
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  
輿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冊往崇號謚棟宇衣冠  
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宮維今天  
子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宸龍章巍然殿中神旣  
安止人斯受祉豈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  
孝儉勤繼照光明德藝日新恭遐慕驚奔走來臣

上清殿神像惟爾神俾壽而熾俾昌而熾俾我子  
孫本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  
復始神亦萬年爲宋望祀

南豐軍山廟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  
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苟  
有益於人皆蒙報禮若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  
災興利爲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  
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考其圖記其高十有九  
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一  
瀉千尺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注其產竹箭材

章利及比壤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兕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材用以爲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茲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乃大建祠宇承祀益虔後其廟屢遷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趾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奠未加民以爲歉部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上

日今丞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軍山爲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神之功侈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屬其弟肇爲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分二縣置建武軍今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癘之虞水土衍沃飛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菑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殺之奸



眎諸其鄰有弗爲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  
邦恬然兵火莫及逮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  
戶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  
幽贊爲福使然揆實正名旣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  
無窮故爲書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  
詩曰土膏起兮流泉駛兮牧徂於田借婦子兮旣  
耕且藝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蟲螟  
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  
兮揮鎌銍銍風雨聲兮囷倉露積如坻京兮遺穰  
滯穗富鰥笑兮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儻非神助歲  
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佑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  
神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醜酒刑  
牲殺杯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  
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

大宋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春三月旣望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護軍曲阜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里人曾肇撰

記

重脩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  
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  
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  
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  
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  
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  
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

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又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辨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

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武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蓋御史臺建于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

百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  
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  
門北鄉取陰殺之義而形勢庠下無以重威至是命  
置大夫廳事闕門東鄉增庠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模  
宏遠矣繼志述事屬於後人今上卽政之初務先勤  
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  
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  
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  
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

貶而亢爽過之門闕耽耽室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  
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圉深靚嚴固案牘  
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  
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  
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  
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  
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苑蒔荷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啟後嗣之意二聖業已開闢言路聰  
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

日之地寵遇莫比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  
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  
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  
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維難御史責人者也  
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  
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  
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不言言之有所不  
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  
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

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  
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于中哉臣  
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  
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於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正者也後四百餘年有爲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載皆名相文字佛之麤迹爾非道之至也佛之道有出於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學之有次第階級也於是禪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枝分脉引至於本

曾文公集 卷之三  
朝而其流寢盛予嘗求其說矣蓋非出於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於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爲贅減不爲虧默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爲神也道至神則至矣無以加矣佛之爲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故忘已以逐物棄真而取僞卒於流蕩不返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蓋寡也

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於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楊雄亦曰人心其神矣乎詩書以來言脩身以及國家天下未嘗不以心爲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於人心故自漢唐以來有欲闢之而不能屈也道人曇廣傳禪學者也始居龍蟠山之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廼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紹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極土木之麗又前爲重門後爲堂寢以謹啟閉以備

寶燕棟宇翫翫丹碧相發總其費爲錢千萬有奇既  
事會予來守是邦請予爲記予於佛學未能周其文  
竟其義也姑誦予所聞大略不悖於吾儒者書而予  
之

### 墓誌銘

#### 范忠宣墓誌銘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卽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  
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卽日走中  
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  
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  
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  
往視公固請還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



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旣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封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飾惠諭曰忠宜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贖考苑

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諡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蓄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旣長力問學長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

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  
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  
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衆者名編校  
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賴以治  
賈默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  
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  
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  
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  
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

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親愛仁宗詔而爲之  
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  
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旣而  
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  
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  
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  
以不肯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  
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證據經語  
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

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  
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  
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卽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  
朝卽勸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  
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  
者是也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  
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

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  
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  
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  
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  
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  
薛向不可任發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培克生  
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銳於求治又言  
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  
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不可不

察公雅與荆公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啟廸人主失天下望旣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他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

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刑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旣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和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

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句西京畱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

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饌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

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  
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  
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効  
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  
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  
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  
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  
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拯解

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  
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卽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  
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  
言旣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  
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  
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  
因讒言細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爲  
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  
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

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太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己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

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壅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啟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旣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徹至于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卽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

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  
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  
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  
而臺諫實叅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  
納之初公召還宜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  
終一節以勉公宜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  
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  
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啟之及是公又  
以爲言群御史撫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

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上怒擬非  
其倫自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卻以爲責輕之卻  
又論宜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  
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卻爲監  
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怒轍也轍不  
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況軾轍所論  
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論異  
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  
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於是元祐



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  
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求  
廢公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  
如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  
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  
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卽爲申理請悉  
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  
臣弗許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  
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

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  
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忤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  
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  
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  
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  
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予恩多先踈族故公歿之日  
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贖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  
侍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  
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

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祔作監主簿  
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奏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毅  
道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  
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  
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  
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  
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  
廢志氣彌厲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  
獎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有文章

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為  
已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取  
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今上虛已  
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  
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  
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薨義問適守穎  
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遊公門辱知厚甚  
手書讀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係姓受氏在晉宣

子以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  
有人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  
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  
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  
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  
相讐公爲虛舟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  
惟恐後堂堂嶷嶷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  
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  
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畱惟其卓偉山高  
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彤于詔墨後  
人來咨不假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贈蘇司空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於潤州計聞上輟視朝三日贈司空走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禮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于蘇子孫因以爲氏在周忿生實爲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於漢章後十有三世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頰相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

生致位丞相歷事五世爲時元臣退老于家始終一德可謂盛哉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先誨仕閩爲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爲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爲公會祖諱某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

仁宗入翰林爲學士議論文承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大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爲丹徒人公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旣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第是時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仕子富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各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畱守推官歐

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  
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  
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在館  
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  
求補外二公益稱難乃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  
卒公爲度土產有無商估緩期官自爲市民不知擾  
而課最他郡潁人德之還爲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  
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內積水增西北  
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蓄盜起長垣至賊

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  
郎中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卽  
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  
出避兵叩門欲入抃公不爲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  
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抃兵亦欲乘  
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  
之益知公爲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  
脩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  
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

告院判司農事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  
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  
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  
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仲宣由此得免杖黥止  
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勵精爲治急于人  
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名見擢太子中允監  
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朱敏求以定驟自幙職而升朝  
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  
草制詔再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

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  
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  
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疏入  
手詔召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  
且曰格命久將得辜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名諭  
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罪也退而  
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文時敏求前罷公與大  
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乃  
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公以守

職不固細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愠色歲餘會恩得知婺州徙亳州歸句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名爲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飢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撫安吳人乃命知杭州補敗抹荒恩意備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密使捕首惡十數輩付獄終燕譏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名修國史提舉中太一

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爲能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鞠獄成公坐失出杖罪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連姍不可以失論降秘書監知濠州是時少女新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于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爲犀婢所殺事獄具輒爲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母縱有罪公對事在司臣固不敢言



寬亦不敢輸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公赴封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爲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閱獄詞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因詞以爲有請得其藁于獄吏家于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亦

辭行改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也知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大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時亶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官判公嘗具請歸諸司于尚書省以復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母疾在告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曾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贖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

授刑部尚書詳定赦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爲侍讀多所啟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旣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爲敢言更赦徐州非允論於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

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卽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告歸乃以大子少師致仕今上卽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久或以事屬公不答旣而其人當言路數排進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爲人言也凡所施爲主于寬恕故天下稱爲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

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學于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曆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言疊疊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叅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於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脩官制時議者欲分文武選於吏

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別公舉唐制吏部有三銓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以土兩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定焉他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攬拾次比爲書再繕而成合二百五十卷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前後再使虜庭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公適在遠中虜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爲言曆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曆可也上聞善之奉詔校曆因奉製渾儀時稱其工後

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爲密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恐爲其後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公爲文章馴雅有體尤爲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累勳上柱國傅公開國趙郡邑戶四千七百實食一千三百元妃凌氏吳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

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熹嘉朝奉郎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兆議郎擢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舉朝散郎劉瑄襄州錄事叅軍賈收其婚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與行冲季輔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孫女十二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爲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巳銘曰

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刑用中罰有蕃其後更漢逮  
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俟時  
而顯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爲宋世臣德  
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蓄問無不酬  
鐘叩龜卜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於言行規圓矩  
方不競不練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  
屈伸色無欣欣吾誰黨讐人孰惡敦晚躋鼎軸師  
係東宮五朝元老勇退齊終樂 缺後

子固先生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  
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  
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  
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  
第爲太平州司法叅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  
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淇州進直龍圖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  
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  
遷史館修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  
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  
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  
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  
鼂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尚卿  
之女子男三人縮太平州司理叅軍綜太廟齋郎綱  
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恣意怠息憇憇假承

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豎  
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  
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豎者自高祖諱延  
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  
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  
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  
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  
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

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  
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  
材閒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  
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  
孺子皆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  
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  
自楊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  
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

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屢  
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  
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  
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從俗非與前世列  
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  
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  
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  
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  
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

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

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擬



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聞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

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旣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爲羣旣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爲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

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  
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  
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  
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公爲人  
除大患者旣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鬪訟衰  
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  
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  
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  
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

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  
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  
以濟往來徙博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  
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  
五萬計它州亦然旣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畱夜乘閒  
廼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  
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卽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  
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在淇會  
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

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  
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  
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  
急斂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  
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旣過而  
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爲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  
主守賦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  
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徼民出  
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哀錢數千萬

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爲好者禁婦女母  
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旣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  
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  
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  
樓二收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  
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  
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  
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  
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

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罔罔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聽

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旣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迺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在

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憐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閒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名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

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脩撰旣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橐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便論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成辭約義盡論者

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賤  
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  
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  
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  
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  
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  
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  
懷不善之意來者竢之益恭至吏其人心悅而去遇  
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爲

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資  
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  
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  
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  
好願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讐對  
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  
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旣歿集其橐爲元豐類  
橐五十卷續元豐類橐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  
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

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餼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僂耶不然吾母之

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于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祭文

祭彭江州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謂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於茲足高士類而况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任子肩以身繼筭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



至若孝友著於閭門信義行於鄉黨明處榮悴而無虧  
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積流之  
砥柱宜大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  
生靈忽飄漂流於下國遂天闕於脩齡去此昭昭卽彼  
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倬偉亘萬世如  
日星彼一時之苟得譬熠耀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末  
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衆皆訑訑子  
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  
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我有

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太學相  
從之初綢繆繼綬二十餘年中間省闈並典贊書出  
入風議惟子子俱子如飛黃豈愛馬拘有言不用去  
不須與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  
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  
亦南遷孰云契濶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  
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計之來我適罪逐相  
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  
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  
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  
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墮石室鈞索  
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  
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鏗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於萌荏染柔木求直  
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  
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

此張未文誤

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泊於他邦聞風  
懷歸於父於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  
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  
於廛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煥爾慄寒養其饑孱無疇  
於肌無休於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  
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於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  
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粵脩竹  
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  
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邁疾庶幾  
有瘳宰相王室國嗣旣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  
至門入哭於室公旣大斂終天之情不見一面人生  
有死如且夜耳曾子將沒知兔而喜公身旣脩公志

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  
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  
我辭

此張未文從收

代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筆自載籍孔墨百氏  
太史所錄俚間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  
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  
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  
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緹羈  
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  
子愛不犯中斥於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  
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

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  
亦既有遭而盡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  
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馥

詩

大父太師密國公賦詩江樓世稱名筆從侄子  
績得之以居肇緬思祖德且愛績能繼志也  
爲賦一首

當年太史謫仙翁筆落江樓氣吐虹無復琴樽對鷗  
鳥空遺松柏幾秋風由來蘭玉生臺下重見溪山入  
座中顧我豈能繩祖武倚闌歸思附冥鴻

次兄子宣先生作高陽衆樂園成被命金陵易

鎮韻

文物河間信可嘉風流江左亦堪誇  
水南水北千竿竹山後山前二月花  
久媿迂儒懷郡綬聊須雋老駐  
軍牙兩州耆舊無多怪魯衛從來是一家

遊石仙巖次兄子宣公韵

塵埃華髮換朱顏十載重來歎故關  
天上樓臺春寂寂洞中鷄犬晝閑閑  
苔深尚識曾題石木老難尋舊  
戲環未斷凡心却歸去他年飛鳥會知還

族兄山庄

宦路崎嶇寄此身羨君築室離囂塵  
能將孝謹傳家

法何用聲名動世人桑落百壺寧惜醉  
竹竿千畝不憂貧求田更欲依丘隴  
來往他時願卜隣

出門寄家

出門日日念歸期恐過歸期未得歸  
畫角數聲來別浦孤帆一點背斜暉  
行逢山樹秋前落坐見江雲水上飛  
盡是南人好風景客心驚此却依依

寄呂南公

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  
會見吹噓上雲漢可能憔悴隱蒿萊  
風騷寓興垂金薤翰墨傳家富

玉杯傾蓋相知勝白首扁舟臨別重徘徊

淮南道中

四山蒼鬱氣朝濟晚雨廉纖未有泥鴨綠幾尋塘水  
浸鶯黃一段稻秧齊幽花布地金錢小野蔓紫林翠  
幄低滿日淮南風景好不堪時聽子規啼

海陵春雨日

公事無多使客稀雨時衙退吏人歸沉煙一炷春陰  
重畫角三聲晚照微桑雉未馴慙報政海鷗相近信  
忘機只將宴坐收心念懶向人間問是非

南郭隱居

南郭隱居

家斷垣荒塹翳蓬麻篔簹映水千竿

直畧約當門一徑斜老有圖書忘世累貧無杯酌送  
生涯倘來軒冕何須貴未勝牛衣駕鹿車

次后山陳師道見寄韻

故人南北嘆乖離忽把清詩慰所思松茂雪霜無改  
色鷄鳴風雨不愆時著書子已通蝌蚪竊食吾方逐  
鶯斯便欲去爲林下友懶隨年少樂新知

京口甘露寺

屈曲危樓倚半空詩情無限景無窮江聲逆順潮來  
往山色有無煙淡濃風月滿樓俱一覽乾坤萬里豁  
雙瞳片雲迥逐斜陽去知落淮山第幾重

元祐六年十月庚午駕自景陵宮移伏謁先聖  
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塔以升奠  
爵再拜禮官告成禮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  
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命國子祭酒豐稷講  
一篇因又幸武成王廟而還左丞相  
呂大防右丞相劉摯率百官皆從於是丞相

賦詩以形容上德諸在位者皆屬和摯以禮

由大夫之後謹和詩一章

琳館陪亦

央隆儒詔蹕至膠庠橋門億萬衣冠

集闕里三千弟子行降輦橫經尊往聖垂裳論道法  
前王宗公歸美清風誦穆若賡酬出廟堂

武夷山天柱峯

燕越相望路八千忽驚天柱落尊前何如乞我雙鳧  
鳥飛上峯頭訪列仙

南昌繡谷山幽谷亭



行盡車馬塵踏見水石環誰爲千家縣正在清華閒  
滁州琅琊山茶仙亭

山僧獨好事爲我結茅茨茶仙榜亭中頗宗樊川詩  
靈壽同年兄再以杞屑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

謔

場屋十年長鈴齋一笑歡微言師水薤交分託金蘭  
腹飽仙人杖心存姪女丹他時玉京路同綴侍宸官

上

天上鸞胡斷人閒鵬鳥來未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頽

華屋金

歎閉不開白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

曾文昭公集卷之三終

曾文昭公集

卷之三

詩